



果洛笔记(五)

果洛三部的原乡

徐剑

之灯。经堂点亮的酥油灯,光谱发电的灯还在储能,前者是献给佛陀与神山的,而后者则普照苍生。眼一睁,车子左摇右摆,在白石与黄土车辙中徘徊,不断避让石头,司机踩足油门,终于冲上个鱼脊式平台。不能再前行了,四辆车先后停成一排,熄火,右边不远处的黑帐篷里,有喇嘛的念经声传来。

山岗上,风从岭北吹来,天地皆寂然。色莫岗无语,付于雪风破。白云垂得低,一朵朵,浮再于湖上。他拉开车门,一脚踏下车门,惊呼,真正的香巴拉世界啊。伫立半山坡上远眺,日干湖一半被山掩,露出月牙儿一隅,冰川和残雪退尽的白石山岗,被终年积雪浸泡的巅峰,皆露出锯齿般的雄赳,犹如一座石长城,逶迤于东西石山之巅。与白云,湖边的牦牛,倒映于湖中央。比上午久坐不愿离去的年保玉则西姆措,多了雄浑大气和天神城郭之美。

好风光还在山里边。有风铎和经声飘过来,是从香巴拉月贤王国吹来的,抑或年神地界传来的?众人皆从停车场,步入高处的黑帐篷,经声出自此处。他随众人而进入,见黑帐篷非牧人所居,而被布置成一个经堂,菩萨行相庄严,酥油灯点点成河,净水供于经堂。一位红袈裟在身的居士,年约五旬,行于黑帐篷内,人却住白帐篷,阳光洒在黑帐篷相透的天井里,梵呗嘹亮,经声辽远。原来是一个复读机发出,将天地人与牧场神山融入化境。

去仙境一游吧。白玉乡书记邀他前行。有多远?5公里吧,一个多小时行程。他知道藏地没有时间概念,时光之河凝固了,神话与故事便开始了。下坡,沿着留下车辙的野山坡,日干措之侧,是一片雪山杜鹃林,树丛不高,仅齐腰,花信已过。残花潜入泥,他大步流星向前,却无气喘吁吁。彼时,体感海拔认知,也就在3700米之间,适宜族群生存。难怪智本嘉将此选作果洛三部的发祥地。

然,荒原湖边荆棘遍地,乱石穿空,杜鹃花、野草墩、荆棘根,串成一个个土堆,横于乱石中,小径为牦牛吃草踏出。他到日干措湖边拍照,不得不在一个草墩上跳跃。日干措湖面不小,冰川雪山之水,化作冷溪,从鄂姆措流来,汇成湖泊,雪山水越决口而流成一条清溪,漫漶在草原上。观碧水涟漪拍沙滩,更是另一种风情。

越过日干措,从湖边往上走,有一片台地,很平整。横在日干措北岸,那是一块足足可以穿越半个多小时的草地。因其高,将魔女湖鄂姆措遮蔽于身后,只露一只魔眼,一个女科的肚脐儿,一弯明月半张,惊愕地看着转山朝觐的人们。帐篷灶头,酥油茶已经烧热,抑或牛粪青烟袅袅而起,浮冉于湖上。走出荆棘谷,远处台地上,三堆玛尼石堆成塔形,石上插着的野荆、桑枝,风马旗迎风激荡。绿草匝地,那锦梅朵星星点点开成带状,牧人撒的经卷,碎落一地。他围着玛尼堆转了三圈,朝鄂姆措走去,刹那间,与魔女湖激情相遇。

年保玉则之美,皆揽于鄂姆措一湖之间。比之山那边的西姆措,魔女湖可谓美若天上之城,既可作妖,又妖娆多姿。揽天上祥云于一湖,云山苍苍,由远及近,倒映于碧水之中,像一幅油画。四围峰峦高耸,犹如官墙绕城,孤峰独秀,于阳光下如金塔巍然耸立。人未入画中,境已醉人。漫步在牧场上,牦牛三五成群,对人有几分警惕,挨近即逃之夭夭。将近魔女湖边,有人指着左边山上的一块长条白石,说这就是青年猎人救下的那条白蛇,年神的小女儿。他投目看过去,还真像一条巨蟒之状。步行到湖边,他往右边石山看过去,半山坡上,一座独秀岩石,恰似仙姑伫立,半倚于断崖前,长裙婆娑,脸庞红,秀发绾于脑后,笑容可掬,在迎接造访果洛三部的远客。

何年凝固于此,经风蚀雪掩,年保神山藏着多少天地的密码,唯有心诚之人可发现。恰似在仙境,但离人间很近。200米之外,有一牧人的帐篷。他对乡里书记说,他要采访,请牧主来聊聊天。一会儿牧人来了,身体干瘦,头发黧黑,嘴边留有八字胡,他通过翻译问,有40岁吗?那牧人说五十有几了,山水灵异滋润,养得好年轻。那牧人哈哈一笑,说三个女儿都出嫁,唯有儿子未娶。是果洛三部的老人吗?当然是出自智氏的大户,沦为牧人千载百年了。家有多少头牦牛,他问,200多头。百万元户啊,那牧人露出了天真的笑颜。

生产队分配的柴山和房前屋后的竹林,农作物的秸秆,是我家和乡邻们柴禾的主要来源。勤勉的柴山逢春生绿、冬时变黄,马不停蹄生长,却始终长不赢当时我们的过度索取。每当看到光秃秃的山坡因为缺少植被,被大雨冲刷出一道深沟,看到砍得只剩下树尖的树木,极度营养不良,就心生不忍——山坡好辛苦,草木好辛苦。

一天晚上,迎着1979年干冷的风,一家人蓬头垢面,背着湿漉漉的柴和猪草,一步一滑走在回家的归途。抬头一看,一轮明月出于东山之上,树木和庄稼镀上了光亮,遍地都是月光,母女四人前行的身影映在路上。我们看痴了,月色真美呀。都不知道月光洒在身上,会这么抚慰人心,它似乎懂得人间的疾苦。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,也忍不住轻叹,月儿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雨后的道路湿滑得像水里的鱼,母亲提醒道:“莫打晃眼,脚趾抓紧地面,稳稳地慢慢地走好了。”

三更半夜,看着坝子里高高的柴堆和几个泥坯,母亲擦擦眼角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天气晴朗的时候,全家人齐心协力,把灶屋里发霉受潮的柴禾搬到晒坝暴晒,这可是我贫穷的家为数不多的财富。柴禾们舒展开来,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根枝干都拼命吸收阳光,如有生命般噼噼啪啪爆裂。它们在为这个家积蓄能量,等着迎接漫长的寒冬。

更多的捡柴时间是放在周末。阳光一寸寸升起来,院子里一群半大孩子备好干饼子,背着背篋,提上镰刀、铁叉、竹耙和绳子,翻山越岭,尽量往人烟稀少的地方去,

每次回老家祭祖,满目苍翠的青山让人心旷神怡,和乡邻的问候语五花八门,“你的娃娃考到哪里读大学了?”“么妹仔今年挣了好多钱回来呀?”“最近瘦了,你是哪门减肥的?”

而40多年前,亲人熟人相见,一般从“你吃了吗”这句话开始,藏着深刻的时代记忆和人情味。上世纪70年代,乡村人多地少,老百姓家家都穷,缺粮食,缺柴禾。和周围邻居相比,我家日子过得更为艰难。父亲在城里工作,家里没劳力,分不到足够的粮食和柴禾,柴禾甚至比粮食还紧张。母亲丁老师时时处在缺吃缺柴烧的焦虑中,领着三个女儿过得含辛茹苦。

山上捡柴,不完全是劳苦,不同季节的野花,白的白,紫的紫,红的红,美得让人想哭。朴素的庄稼人不懂得什么是美,但哪怕再缺柴烧,也不忍向花儿们的枝杈下手。

野百合一般是两三朵花苞结伴而开,如同穿着淡青色校服的女生,惊鸿一瞥,过目不忘。刺梨花、蔷薇花最常见,一蓬蓬开得热热闹闹,大红大粉,指一把别在背篋里,顺带把花儿里的蜜蜂也背回家,就像诗人写的,“无意带将花数朵,竟挑蝴蝶下山来”。洋槐花开时,一串串雪白的花儿垂下来,连空气都是香甜的,我们将镰刀绑在竹竿上,小心翼翼地树上的花儿钩下来,和着面粉煎饼子,这是山野和季节给人类的馈赠。

灯火如是,灶上锅开,一日三餐四季,有了柴禾,灶膛里火苗燃起来,我家低矮的土坯房灶屋分外明亮,像春天一样暖和,美好得感觉不真实。

我心中幸福的家大抵就是这样的吧!精打细算的母亲,总能将有限的食材和柴禾省到极致,一口大铁锅煮猪食,一口锅沸腾腾的是红苕稀饭,背后一口小耳锅,则是利用两旁“飘”过来的火星,将地里当季的蔬菜加水煮熟,再放一勺油盐,一把葱花,老乡们取名为水煮菜。当时没想到,这道“节能”菜,有一天能登上大雅之堂,成了大众欢迎的减肥餐,不分贫富、老少皆宜。

煮饭的过程,也是母亲抽背课文、考加减乘除的时间,她把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,希望女儿们今后过上烧蜂窝煤的生活,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。母亲一辈子围于田野、学校和灶房,土坯房里朗朗的读书声,寄托着

日干措风光

徐剑 摄

一言难忘

让知识生动活泼起来

苏禾日



如果要避免思想的僵化,就要特别注意两条戒律:不要同时教授太多的科目;如果要教,就一定要教得透彻。教授大量的科目,却只是蜻蜓点水地教授一点皮毛,只会造成一些毫不相干的知识的被动接受,不能激起任何思想的火花。如果只给儿童教授一些少而精的科目,让他们对所学东西进行自由的想象和组合,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所学知识去认识世界,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。学习伊始,孩子就应该感受到发现世界的喜悦,他会发现,他所学到的东西,能够帮助他理解在他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。

——(英)怀特海

如何避免思想的僵化,让思维充满活力?怀特海对于教育提出了两条建议:一是不要同时教授太多的内容和科目,二是要尽可能地教教的内容讲透。其实,这就是少而精的教学原则。填鸭式的教学,往往就是把大量碎片化的知识装进学生的头脑之中,学生只需要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和完整准确地呈现知识,而不需要对知识进行“自由的想象和组合”,更不需要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。这样的学习方式自然是无趣的、乏味的、消极的。所以,与其蜻蜓点水地教授那些毫无联系、鸡零狗碎的知识,不如少而精地教授学习内容,并且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生命

中的实际问题,这样,学生才能感受到知识是鲜活的、有用的,才能体验到发现世界的喜悦和解决问题的快乐。解决问题的过程,往往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。这样的学习不会枯燥无味,不会劳而无获。

我只想说,我们想要的“理解”,是坚定不移的对现在的理解。知识的唯一用途,就是武装我们的现在,没有比较视现在对年轻人的危害更大的了。现在包含了一切。现在是一个神圣的所在,因为它既联系着过去,又包含着未来。

——(英)怀特海
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是教育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。“现在包含了一切。现在是一个神圣的所在,因为它既联系着过去,又包含着未来。”但是,我们的教育经常要么强调过去,要么注重未来。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过去,用过去的知识培养现在的学生,为未来服务,那显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未来,毫不关注当下的学生所思所想所感,也难以取得好的教育效果。所以,怀特海对于“现在”给予了特别的关注,他认为,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桥梁,关注现在,就是要让教育有用,能够用所学知识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,“教育当然应该是有用的,不管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”。所以,教育要帮助学生认识到当下的力量,努力解决当下的问题。当然,把知识的“唯一用途”说成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,“武装我们的现在”,也有些过于狭窄了。

让我们转而考察科学和逻辑方面的教育使我们必须记住,不能加以利用的知识是相当有害的。所谓知识的利用,是要把它和人类的感知、情感、希望以及能调节思想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,那才是我们的生活。如果只是一味地通过被动记忆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,来塑造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话,简直不可想象,人性不是这样,

生活更不应该这样。

——(英)怀特海

之所以“不能加以利用的知识是相当有害的”这句话加了一个引号,第一,它是怀特海知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性观点;第二,我有点担心它可能会引起歧义,同时也表示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。其实,在论述这个观点时,它是有一个前置性条件的,主要是在科学与逻辑的领域,并没有包括文学、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。有些知识其实是属于“无用之大用”的。莫兰把讨论的范围限制在科学与逻辑方面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指出,我们学习一个科学概念,“首要途径就是去证明它”,而且,“凡是被证明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利用,凡是被利用的东西都应该(只要可行)加以证明”。他反复强调教育就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,“不能让知识僵化,而要让它生动活泼起来——这是所有教育的核心问题”。那么,究竟如何去利用知识呢?怀特海认为不是去消极被动地背诵记忆这些知识,而是要努力把我们的感知、情感、思维等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,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我们生活和人生的问题,这才符合人性的逻辑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他指出:“教育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,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。”就运用知识去解决生活和人生的问题而言,不仅仅对于科学与逻辑,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其实也是适用的。



艺文丛谈

遥远的柴火

向莉

周径越大,劳动成果就越丰厚。荒山上的杂草,晒干的牛羊粪,农作物的根茎,树上的干树枝,树下的落叶,竹子的笋壳、竹叶,干红苕藤,各种能够进入灶膛的植物,都是我们的目标。

夕阳一寸寸落下山头时,就该回家了。有时运气好,背篋盛不下,还要加两条绳子,将小山似的柴禾捆牢实了,系在背篋顶上。背着比自身体重还沉的柴禾,埋着头,一步一步走起来,看汗水一滴一滴打在地面,虽不堪重负,头重脚轻,心里却欢喜着,我能为这个家作贡献了。有时,柴运不顺,背篋空空如也,步子快,心里忐忑得像压着石头,这半天劳而无功了。

在山上捡柴,不完全是劳苦,不同季节的野花,白的白,紫的紫,红的红,美得让人想哭。朴素的庄稼人不懂得什么是美,但哪怕再缺柴烧,也不忍向花儿们的枝杈下手。野百合一般是两三朵花苞结伴而开,如同穿着淡青色校服的女生,惊鸿一瞥,过目不忘。刺梨花、蔷薇花最常见,一蓬蓬开得热热闹闹,大红大粉,指一把别在背篋里,顺带把花儿里的蜜蜂也背回家,就像诗人写的,“无意带将花数朵,竟挑蝴蝶下山来”。洋槐花开时,一串串雪白的花儿垂下来,连空气都是香甜的,我们将镰刀绑在竹竿上,小心翼翼地树上的花儿钩下来,和着面粉煎饼子,这是山野和季节给人类的馈赠。

灯火如是,灶上锅开,一日三餐四季,有了柴禾,灶膛里火苗燃起来,我家低矮的土坯房灶屋分外明亮,像春天一样暖和,美好得感觉不真实。我心中幸福的家大抵就是这样的吧!精打细算的母亲,总能将有限的食材和柴禾省到极致,一口大铁锅煮猪食,一口锅沸腾腾的是红苕稀饭,背后一口小耳锅,则是利用两旁“飘”过来的火星,将地里当季的蔬菜加水煮熟,再放一勺油盐,一把葱花,老乡们取名为水煮菜。当时没想到,这道“节能”菜,有一天能登上大雅之堂,成了大众欢迎的减肥餐,不分贫富、老少皆宜。

煮饭的过程,也是母亲抽背课文、考加减乘除的时间,她把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,希望女儿们今后过上烧蜂窝煤的生活,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。母亲一辈子围于田野、学校和灶房,土坯房里朗朗的读书声,寄托着

她的梦想和未来。经历风雨泥泞,漫漫捡柴路上,走着走着,也就十年八年的时光,我们就长大了,开始外出寻找工作,也终于活成老家参天的树,沉默的庄稼和勇毅笃行。

走着走着,父母就老了,一辈子都割舍不下与土地、农具的感情。我的父亲和妹妹,还未来得及享受更好的生活,就已经没了机会。剩下母亲、姐姐和我,我们得替他们好好活。

走着走着,生产队大集体解散了,土地和山林包产到户,春风吹出火苗,家家都忙着种地栽树,顶着星星月亮干活,刻骨铭心的缺柴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再后来,邻居们陆续到南方打工,屋檐下的燕子来来去去,山坡上的草木不再被打扰,恣意妄为地生长,春天的雨、夏天的雷、冬天的冰凌打在葱茏的山林和越来越多的楼房房顶上。我的乡邻不再为生计发愁,好日子过了一个又一个,昔日“你吃了吗”已成为重要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多年之后,我也有了自己的家,厨房里换成了天然气,淡蓝色的火苗里,写满了对生活的知足。好日子过多了,要想想从前。于是,我会常常转身,以刻舟求剑的方式,把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钩陈出来。

最近回到老家,有趣的是,天然气灶的旁边,老乡们重新用起了柴灶。他们说,柴火饭好吃些,有山林的味道。我记起来了,过去,母亲也是这么说的。

——柴火已很遥远了,但又似乎离我们很近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遂宁市政协)



艺文丛谈